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訓釋二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淮南子曰賢王之用人也猶巧工之

用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棟梁小者以爲榱楔修者以爲櫨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無小大修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棄者而況於人乎公進學韓集舉正

言蓋祖於此

解

荀卿守正大論是宏

文公此段亦原於選李康運命論謂孟軻荀卿從容正道不能維其

末者是也李論全意多同

進學

韓集舉正

眷顧依遲

三本文苑並同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楊子雲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

招搖靈犀追今犀音栖追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久留安處不即去也五臣文選只作神棲遲今小異

議 韓集舉正

其屬畏威奔折

按班書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左

而蒙化者又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

賀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意疑祖此

免

韓集舉正

喜有賞怒有刑

文苑作喜有賜怒有刑此乃左氏之所謂喜有施捨怒有戰鬪是也公此文如

粉白黛綠乃列子之所謂粉白黛黑是也左右之人各執其物乃史記商君傳之所謂後車十數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是也蔡邕釋詩有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責之譽乃伺候乎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之所本

也揚雄解嘲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乃足將進而趨起日將言而囁嚅之所本也公羊少氣
銳未免求其有以振耀於世或者謂唐無李愿歸
文章惟盤谷序而已恐非歐公之言也
韓集舉正 盤谷序

夾江荒茅篁竹之間

漢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又領水之

送區韓集舉

正

山峭峻漂石破舟公語有所自也

冊序

供張

公送石宏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二疏本傳自

謂張設也唐人王諷有祖二疏圖記謂有帳於京城之

外帳中有筵筵中有鐫壺說者以爲此不考古之過公

無是

送楊少

韓集舉正

也

尹序

前輩嘗云楚辭文章宋玉不得其髣髴惟公此文可方
駕以出湖湘士人云湘中俗以一船兩旗實木馬偶人
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以趨於廟所謂侯之船今兩旗
者此也北方之人爲侯是非所以深閔其不見容於中
國而令貶死廟食於蠻土其詞悲矣

羅池 韓集舉
廟碑

正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
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

亦用辨章二字

癸辛
雜識

退之以毛穎爲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毫
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唯有細草是以免肥肥
則毫長而銳此良筆也

嬾真子

曹成王碑句法嚴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箋之大選

江州羣能著

直畧反

職王親教之搏

徒官反

力勾卒羸越之

法曹誅五畀

必利反

今釋於此著職者各安守其職也搏

力者結集其力也勾卒者互相勾連也羸越之法羸當
爲羸謂秦商君越勾踐教兵之法曹誅五畀者曹朋曹
也若有罪則凡與之爲朋曹者咸誅之伍什伍也凡有

所獲則分而畀其什五之兵也蓋利害相及則戰不敢
潰而居不敢盜此乃勾卒羸越之法或曰羸謂衰羸也
越謂超越也凡戰罰其衰羸賞其超越也然無勾卒之
義當從前說子嬾真

退之祭文虎入廐處以我驂去唐韻驢子曰驂亦見何

承天纂文

荷覺泰
雜記

苴說文展賈切土苴糟魄物又云不真物一音子余切

訓包也韓文公進學解補苴罅漏當讀作平聲

西溪叢話

進學解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猗苓之猗音喜猪也

卽木猪苓

黃氏曰抄讀韓

韓退之訟風伯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爲此厲雲以比君子欲施而不可得近於詩投畀有昊之義愚謂此比而賦也

古賦辨體外錄

退之進學解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是亦作文術也

餘師錄

鴻墀

謹案此引步里客談今無此條

攸所也韓文壺儀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乘危貌又鬱攸火氣也五行傳御於怵攸言人君遇災以憂爲所則可免也怵攸猶言敬作所也前漢書敘傳攸攸外寓支遁傳嘗遊外國歲數囊悠

升菴詩話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著之意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

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棋也

丹鉛總錄

山岐曰岔水岐曰汭二音同金陵地名有岔口顧公引作跂路口韓公曹成王碑行跂汭川是也又路之岐道亦曰跂唐詩枯木巖前跂路多

通雅

今人稱牙儻爲經紀其語有自來按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能經紀其家

通雅

樂成陵縣北衡漳逕弓高縣合柏梁澁如沔北有下澁

成皆岐水合若杜工部用漑漑則自以意用也又作汭
地名雁汭韓文曹成王碑行趾川汭遠有三岔

即汭又
去聲

河

通雅

凡有鑿可柎之處與齟齬之狀皆名爲齒鑿或音造莊
子音槽古人常並言如習鑿齒取以爲名是也退之柳
碑白石齒齒劉勰引錄圖曰啍啍嚙嚙紛紛雉雉猶齒

齒也

通雅

荀子曰學者之見睨睨然卽莊子之規規韓文之睽睽
也規从見已有目意裴松之論郭修規規靡身於非所

亦謂小見也睽睽張目貌易林曰六目睽睽退之曰萬目睽睽章黼韻作覲覲一作睨唐韻去聲凡兩見而紙韻有瞞火癸切則阮籍莊論之奕奕然步瞞瞞然視也莊子眈眈然在纏繳之中眈眈窮視貌暉暉大出目九峯問禾山遠來暉暉隨眾卽眈眈一聲也

通雅

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枿董道跋韓退之徐偃王碑徐放所書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嘗改集中爲桷字愈蓋用淮南語也桷榱也

通雅

韓文公送楊少尹序歎息知其賢以否以字自文章正

宗已改爲與字其剝啄詩子不引去與爲波瀾方崧卿
註云韓文與多作以朱晦菴云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
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爲正不知此
是晉以後人語儀禮饋食禮主婦視膳饗於西堂下疏
主婦不知視之以否褚淵改授司空驃騎將軍司空掾
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否高頻謂薛道衡曰今
段定克江東以否北史秦王幹孫損告諸蠻曰爾鄉里
作賊如此合死以否詩子子干旌疏諸侯以下旒數少
而且短維云以否此類不可勝述蓋以猶與也詩曰不

我以

湛園札記

送窮文求官與名 沈曰耕名二字爲韻惟子是從從
字疑是依字誤文與下初字通韻或音名爲謨求協下
文初韻未免憑臆愚謂改音名字爲謨誠爲臆論然欲
改從爲依亦恐未是此文以餘愚初三字爲韻中間錯
出耕名二韻如子產不毀鄉校頌卒章間以嗚呼四海
所以不理二句王仲舒碑卒章間以惟德惟績志於斯
石二句卽其例也錯雜用韻古人常有之如詩麟趾騶
虞上二句每章各自爲韻末句麟字虞字又通前共爲

一韻屈原卜居賦第四章以真人爲韻中復間以訾斯
呬四韻第五章以清楹爲韻中復間以梯稽脂韋四
韻朱子謂隔句用韻昔人鮮有知者余謂此例知者不
獨韓公如麟趾騶虞卜居等錯雜用韻之法則惟韓公
尤善用之又如杜牧阿房賦讀者多於楚人一炬可憐
焦土句截住終篇則云嗚呼以下感慨作結遂疑卒章
無韻不知自戍卒叫以下直至滅秦者非天下也句始
住下音戶與上舉土二字爲韻終篇足以拒秦萬世爲
君復哀後人自以秦君人三字爲韻

讀韓
記疑

書

堯疇殊由典切

咨若時登庸疇古音近誰故古謂誰為疇

誰疇音誰之入聲為孰故後又謂誰為孰疇誰孰總一皆如殊

音之轉韓愈墓銘稭稻盈疇上叶禁絕浮屠卽此音也

義府

退之貞曜先生墓銘與世抹掇或議此字太粗智按漢

書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譟誣天卽抹掇字後人加手

耳則西京已有此語通雅

韓文補苴罅漏卽罅字說文罅裂也燒缶善裂罅作罅

通雅

韓退之連理木頌奮垺姁媮注與吁俞同京山謂卽吁
俞郭璞曰怱媮猶响媮也晉書夏侯湛傳逐巧黠妍嘔
喁辯佞嘔喁卽姁媮子美賦小人响喻記曰煦媮覆育
戴氏謂與漢書媮媮响响同又借用休左傳或噢休之
因作噢咻今問奇讀媮許謂噢休非蓋不知本吁俞之
聲而因有出氣噓育之義故轉音爲媮許亦可轉音育
休亦可

通雅

胡朏明註韓文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

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

儀禮鄭註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

潛邱劄記

原鬼 詳此篇後二節之意謂鬼之下殃禍者本於忤
天違民逆倫爽物是貴修德以禳之若尋常物怪直須
視之若無大概卽左傳妖由人興之意前一節人所易
解後節物怪之說宋儒陳安卿言之最晰如伊川尊人
官廨多妖主者不爲動後遂無妖武三思置一妾狄梁
公往觀妾忽不見在壁隙中語曰狄公正人我不可以
見之是此文所謂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者也小說家

言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蕪國世與
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補註李石遂斥公數窮識亂爲
鬼所乘余謂退之臨終遺命見於李翱行狀皇甫湜碑
誌張籍祭詩甚具何嘗有此怪異此直孟子所謂齊東
野語決非君子之言

讀韓
記疑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
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
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
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

容齋
三筆

宜都山水記徂山溪有金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鈞
鑊柳子厚鈞鐒潭記鈞字字書無之集韻鋤鈞並音胡
黍稷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又鐸音滿補反鈞鐸
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

西溪叢語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
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
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荷覺寮雜記

袁家渴見柳子厚集楚越之間方言謂水袁家渴反流
者爲渴云音若衣褐之褐

五色線

柳子厚梓人傳述其作室之樨曰不愆於素左氏哀元

年楚子圍蔡里而裁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杜注

曰本計爲壘九日而成

演繁露續集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丹鉛雜錄

子厚晉問師師𦉰𦉰則用孫恂韻

通雅

醜本作醜音羅柳子厚嘗用之

通雅

義山詩天泉水暖龍吟細朱注云齊地記齊有天齊泉

漢書注臨淄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按宋書符瑞志

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蓮同榦南史劉苞傳受

詔咏天泉池荷下筆卽成柳子厚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香激大王之風影濯天泉之水義山天泉當謂此

管城碩記

葵樹卽機欄其葉可爲扇古稱蒲葵扇卽此蘇子容曰

蒲葵機欄也出廣雅詩史云蒲葵扇今衢信宣歙間扇

是也謂彩似蒲葵耳非是朱翌猗覺寮雜記李翱作楊

於陵誌云知廣州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機蓋屋益知

蒲葵卽機欄是也

皇華紀聞

峒嶠音訓皆作去聲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指三湘

北流鄰連滄浪邊遙峒嶠亦平讀也

池北偶談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漬
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
澆浙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接字殊無理

餘冬

序錄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
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
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容齋
三筆

劉禹錫楚望賦序曰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

景全入吳旦生曰莊子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戰樓名一云魏城門名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師古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樓劉貢父云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門耳猶宋門鄭門之類楊升菴云城門名麗譙者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卽譙呵之譙謂守門人成列而呼喝之也余觀劉賦中有云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是時謫武陵謂以身居其中也而全文皆居高望遠之詞李喬亦作楚望賦傷劉也序云思必深而深必怨

望必遠而遠必傷賦云生遠情於地表起遙恨於天末
則麗譙於譙望之義居多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全入
曾宮之嵯峨注云全並也普頓步頓二反劉賦全入字
出此蘇子瞻書臨皋亭云重門洞開林巒全入亦用此
也按左思吳都賦儼佻全並注云疾走貌李爲日賦夏
日之烘彤全勃唐儒學傳全集京師孔融表溢氣全涌
陸龜蒙怪松圖讚全憤激訐韓退之詩全敷畢原陋金
人邊德舉詩窪尊塵全寂無歡雷希顏詩塵全恐驚黃

鶴舉

歷代
詩話

昭二十八年醜蔑惡注貌醜也叔向舉賈大夫射雉以
方之而曰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注顏貌不
揚顯也漢田蚡傳蚡貌寢寢讀如侵侵卽不颺也後漢
正書貌侵爲貌寢裴度自贊曰爾材不長爾貌不揚蓋
本此

演繁露
續集

碑有云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蓮脆勵爲勁兵此用
左思魏都賦稟質蓮脆語廣韻蓮七戈切脆也唐書王
伾傳形容蓮陋

諸葛武侯
祠堂碑

金石文字記

碑爲陸長源撰碑載貝多子一年三花爲漢晉間高僧

所植嵩高山記則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來王子年拾
遺記則云少室山有貝多樹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
此是高僧道士野人所傳不同皆僧之稱謂也又齊民
要術引嵩山記云嵩高寺中忽有思維樹卽貝多也一
年三花以貝多爲思維樹語與碑合一行禪師見舊唐
書方技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
寺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碑所云鏟林
崖之欹傾填乳竇之窳窳者卽此時事也

會善寺
戒壇記

金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
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
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
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野客叢書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盈而碑
本躬作躬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躬躬然如畏徐廣云躬
躬謹敬貌也出三倉後人不知躬字所出遂改爲躬誤
矣其他異同尙多不盡錄也

金石錄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爲詞人所諷

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子讀淮南子云夫播棋丸於地圓者趣窞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酉陽雜俎

聰明泉者荊州殷仲堪之訪遠公也相與談易於林間仲堪辯博遠公因指泉曰君之辯如此泉涌後世因號聰明泉唐李衛公匡廬賦云講精義於松間注云東林寺有松數株尙存今泉上有屋而無松蓋其故地云

廬山

記

呂居仁詩指蹤元自漢公卿說者謂指蹤字爲誤事見漢書蕭何傳大慶攷之何傳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禽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顏師古注云發縱謂解絙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讀者乃爲蹤跡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跡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據師古之說則用蹤字誠誤矣司馬公通鑑亦作蹤字後漢荀彧傳貴指蹤之功薄捕獲之賞皆作蹤字而李賢注云縱或作蹤兩通大慶又觀

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指蹤非擬獲獸何功旣作指蹤
字矣唐李德裕讓官表乃云臣竟微獲獸之效內展指
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又皆作蹤字近觀孔氏雜
說指蹤音作蹤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
禽獸是亦蹤跡之義爾據李賢之注任昉德裕之文與
夫孔氏之說則居仁之詩似可如是用更俟知者質之

攷古
質疑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蟻
字經史間多讀蛾爲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

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卽
蹤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比
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鄮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
展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野客叢書

全唐文紀事

卷七十三

六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訓釋三

李德裕畫桐華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
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華以飲朝露及
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何往有名工績於素扇余因作
小賦於上者也歌曰東風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
湍美斯鳥兮類鵲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
此藻繪於冰紈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玩而忘殫吳旦生

曰寰宇記桐花白色至春有小鳥色焦紅翠碧相間生
花中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人以蜜水飲之或
得三四日性多跳擲抵觸便死土人畫桐花鳳扇卽此
也性馴好集婦人釵上統志云廣西南甯出倒挂毛綠
常倒挂於樹林故名曰詢手鏡云倒挂小巧可愛形色
如綠鸚鵡而小略大於瓦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鮮于
伯機退宮人引云金蓮斜抱捧珠龍玉釵倒挂收香鳥
蘇東坡異鵲詩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又梅花詩故
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劉言史詩腸斷錦城風日好可

憐桐鳥出花飛王元吉詩梨雲散盡千官影獨見桐花
小鳳棲王元章詩五更窗前博山冷么鳳飛鳴酒初醒
袁海叟詩綠毛么鳳無棲處來往蘭房不厭頻高季迪
詠倒挂詩綠衣小鳳啼愁罷瘦影翻懸桂枝下天順間
樊時登詩梧桐音冷么鳳鳴屏山暗結愁雲紫歷代詩話
戴逵總角日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元碑又自爲文而
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云學慙鼠獄智乏雞碑徐氏

精筆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洗

乘石鄭司農注云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卑
今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爲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
南子之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唐王起
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袞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

合詩雅

丹鉛
總錄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獸緣木
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
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

牛螭見淮南萬畢術

譚苑醍醐

皇甫松賦語云書抽虎僕虎僕者小獸狀似狸善緣樹

皮毛班蔚如豹取其尾毳縛筆最健卽九節狸也六視齋二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

許時本於此困學紀聞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湔裙水上之語北史竇泰母夢風

雷有娠期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度河湔裙產子必易

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

而生泰及長爲御史中尉別見荆楚歲時記西溪叢話

談苑徐鉉欲注李商隱樊南集至代王茂元檄劉正書

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
知其事本後漢杜篤賦焚康谷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
語也今按灰釘若如上說則何以言望窮也考晉史王
凌傳凌請灰釘於司馬懿懿送與之凌卽自殺又梁書
徐勉請禁速殯疏屬續才畢灰釘已具徐凌陳霸先九
錫文王斧將揮金鉦且戒祇會震懼遽請灰釘則李文
之義蓋取此耳

王芝堂
談薈

郭頴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牛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
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啟云學殊半豹

藝愧全牛

丹鉛總錄

義山爲河南盧尹請上尊號表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注引汲冢周書曰道天莫如無極按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蓋道書有云上清玉晨道君居之所謂上清之號者指此關令內傳云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所謂無極之年者指此王應麟玉海曰道家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上皇無極永壽之號事

不經見云

管城碩記

李義山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曰蘇公舊田懷侯故邑
注云懷侯未詳韓詩外傳武王更邢邱曰懷拈地志懷
在武陟愿考傳記未有以此爲懷國之邑者按寰宇記
管叔廢紂封康叔爲懷侯路史國名記有懷國卽此也
其後康叔封衛懷遂爲南宮氏國周南宮中鼎銘曰王
命太史括懷士曰中茲懷人內史錫于玦王作臣今括
里汝懷士括卽适中卽仲表所云懷侯故邑蓋以此也

管城
碩記

阿育王常住田碑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

按孟子爲長者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
枝也碑以支爲枝用孟子語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皮曰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伋猶人之有道也伋不安
也舟之行非伋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
有伋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伋於項項遺伋
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
也其自注云伋五勃反舟動貌按韻及尙書注釋皆云
伋伋爲壯勇貌伋許乞魚乙二切音訓俱與皮說不同
又徧尋字書並無音五勃反而解爲舟動貌者此必扞

字之誤詩云天之机我如不可克傳曰机動也五忽反

故蕭古

今難

鴻輝

謹案机字原本俱作机毛詩本作机從手不從

木今改正

皮日休悼賈浮沅波之滃沷兮或漾棹以夷猶望靈君
之沒所兮覩其心之怊怊怊怊與猶叶按莊子刀刀之寥
寥注寥亦音留則刀亦音丟蕭尤二韻無不相轉蕭音
修凡從攸者有條修二音聊勞皆音留升菴曰爾雅條
條秩秩智也條音由余亦以爲然蓋丟轉入爲箇箇之

從由本此此未可與拘膠刻舟之人道也

通雅

陸龜蒙書帶草賦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旣沒後代
還生吳旦生曰三齊畧記不夜城東有賁山鄭元刪注
詩書棲於此山上有古井石碣旁生細草葉如薤之葉
其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草梁元帝元
覽賦書帶新抽屏風芽發劉夢得詩墨池半在頽垣下
書帶猶生蔓草中蘇子瞻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
是鄭康成金人劉無黨詩慙無書帶草采采爲盈手汪
彥章詩門下遍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吳文可詩

春暉早與萱花頌書種誰傳帶草香

歷代詩話

康僚日中烏賦俯黃人而更助金光吳旦生曰符瑞圖
日二黃人守者異國人來降翟公巽詩青女霜如失黃
人日故遲宋景文詩青女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
遲滕邁二黃人守日賦離立環乎兩耳聯影遶於重輪
遂使慕有道之風歸我一德奉無私之照惟予二人昇
扶桑孰云予立厠羲和仁若朋來

歷代詩話

范石湖與姑蘇同年會詩序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
與否則有青雲紫陌之譏白眉注云青雲在天紫陌在

地意氣不合若天地之懸隔按唐摭言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石湖序本用此而

注者強爲之說

管城碩記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噦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

休亭記又用之

筆記

吳氏漫錄云離騷曰噓颶風兮上征吳都賦曰翼颶風之颶颶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者疾風也羅隱賦蟋蟀云頑颶斃芳及篇韻注皆直以爲風爾

攷古質疑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註引應璩詩不悟
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註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
也文苑英華康子元參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
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為孫楚事

丹鉛

總錄

凡郡縣名及地名有不可以他本而輕改者如楊炯渾
天賦太平太蒙爾雅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
為太蒙即蒙記也太平之人仁太蒙之人信而文粹以太蒙
作太蒙又任晃誌太蒙之信太平之仁集亦作太蒙吳融沃焦山賦歸塘之

積或疑當從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名曰歸墟然初學記所引列子乃作歸塘李商隱爲濮
陽公陳情表貪泉湏水按漢武帝紀下湏水湏水出湏
陽縣今屬英州改作真陽而集本以湏作須此類當以

文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

凡字因疑承訛當是正者如李邕日賦將閑谷兮永言
豈覆盆兮貽悔閑當作閑見文選曹植與吳質書閑濛
汜之谷驕陽賦闕名他皆倣此水于土而成妖于當作干見春
秋繁露水干土則大旱又誓中隅而有請詳上文指廣

漢從事按搜神記諒輔爲廣漢從事夏旱出禱誓至日
中雨不降請以身塞乃積柴將自焚至禺中時雨大作
據此則中隅當作禺中吳融沃焦山賦嘉穀蕤蕤五穫
何利詳上文言幽并之墟按管子恒山有穀四種五穫
據此則嘉穀當作嘉穀賈餗履薄冰賦時剡剡而屢起
屢當作屢禮記并行剡剡起屢王澄梓材賦掄材者杼
杼當作杼廣韻杼木工匠或作梓浩虛舟王者父事天
兄事曰賦草邑難窮屢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
鄂之華邑或改作昧非也南陔補亡詩云循彼南陔厥

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則邑當作色日中爲市賦
權膺于焉積實按漢趙王彭祖傳爲賈人權會師古曰
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會工外反則權膺疑當作權
會高郢吳公子聽樂賦馬弭毛而仰秣魚竦鱗而躍浪
按左思吳都賦馬弭毛而仰秣魚竦鱗而上升則毛當
作髦竦當作竦林慮山人鍾期聽伯牙鼓琴賦納正集
邪按白虎通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集當作
禁梁涉長竿賦有格擇之脩竿按司馬相如大人賦建
格澤之脩竿注格澤氣也格胡各反澤大各反則擇當

作澤樊晦燕巢賦或在王筵王筵當作玉筐文選安陸
王碑注云有娥氏取燕覆以玉筐王起魚銜珠賦得廉
寸之彩廉疑當作兼左思魏都賦明珠兼寸又疑作度
韓詩外傳良珠度寸王勃九成宮頌林兵護野方臣啟
路臣疑當作神班固東都賦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又架
千樓而致極致疑當作掇揚雄甘泉賦掇北極之嶸嶸
劉藏器恤刑策赭衣艾筆筆疑作畢荀子治古無肉刑
而有象刑共艾畢殺赭衣注畢與鞞同薛道衡老氏碑
非纓知恥畫服興慚非一作艸疑當作艸艸古草字草

纓見慎子王延昌河濱碑春以泮凍秋以涸流涸流當

從漢書郊祀志作涸凍文墨相望文墨當從國語作文

墨

五尺爲墨

漸邑麾城漸當作擗音幘舉手擬之也見揚雄

長楊賦崔太師家廟碑眊眊孝子眊眊疑當作翬翬音

沐謹愿貌見漢書鮑宣傳權德輿李國貞碑亂之劇也

劇當從集作剡國語舅犯曰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注

剡鋒也張說鄭夫人誌閨門之訓閨當從集作闕國語

文伯之母闕門與康子言注闕闕寢門也于邵謝賜甘

子狀分甘絕劣按司馬遷傳李陵絕甘分少今文旣顛

錯少又作劣恐當云絕甘分少溫庭筠上杜舍人啟物
乘其勢則疇紀畫塗按王褒傳忽若彗汜畫塗言其易
也今訛作疇紀恐當云彗汜畫塗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著
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冑審方俗於
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

非國學
紀聞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日不聽政諫不用雉

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

詳具之以廣異聞

丹鉛總錄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觶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鱮化而爲魴喬從魚爲鱮字義乃全

丹鉛總錄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和

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
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
目睽睽九雁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

丹鉛
總錄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鍾鬯鼎之於鳳盃器名見博古圖

丹鉛
總錄

說文注引宋宏云淮水出玳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
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譚苑
醍醐

吳融金橋感事詩郝注云洛陽橋名按融詩首句太行
和雪疊晴空則金橋爲近太行可知李義山爲河南盧

尹賀上尊號表清明皇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李衛公
集序天井雄關金橋故地漢志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
劉歆遂初賦馳太行之崖坂入天井之喬關玉海地志
金橋在上黨南二里何得爲洛陽橋名

管城
頤記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推挹一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堂觀

跋張曲
江集後

東觀餘論

余平生喜觀貞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
仁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
慕焉故觀砥柱銘時爲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
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

文爲吏幹公家如已事持身潔清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置砥柱於坐旁亦自有味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山谷題跋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

新修滕王

閣昌黎文集

遠邇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

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
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
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
也今之好譏訶古人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日知錄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諡曰文行先
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

新唐

書元德秀傳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
麗瑰奇天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

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偉飛黃馱駟軼羣絕類擺弄羈馭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驚駘與物無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鈎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歎餘芬

代人祭
李白文

元豐類稿

余與陶介石遠浯谿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悟堂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載尙

友之心最後於唐亭東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
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筍篆筆畫深穩優於唐臺銘也
故書遺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題浯谿
崖壁

山

谷題跋

在祁陽浯溪石崖上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潛

闕

熙甯

間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遒勁魯公筆畫

闕二
字

皆有

以驚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大夫家而浯溪

之名因人稱著

大唐中
興頌

天下輿地碑記

閣下昨日愚子臯謨起居迴蒙以放鷹度隴二賦及宗

儒銘自發東甌至安南諸作見示隋掌明珠忽蒙分惠
秦臺重壁不聞旁臨是何哀暮偶此殊觀幸甚幸甚網
羅俊乂渴日爲勞明詔屢下旁求四達未有天生棟梁
而不構大厦時遭霸王而不先受器者也在姑務修德
而已前宵之命情實未盡燭不見跋露不稱晞區區主
人有何慚遜信宿而未獲拜賜者實以沉瘵之故旦暮
爲劇況南面蒼梧北背瀟湘歲聿云暮於焉遷客心折
骨驚復何言哉所得四卷繕寫已畢致之篋笥爲藏馳

遣臯謨送本不復一一

于邵與裴
諫議虬書

侯二山人足下所示三論鉤深索隱俾夜作晝殆浹辰
矣如登太山徒仰其高若涉大水不測其深旨哉斯言
蓋不可得而傳矣以此究天人何道不宏以此圖戰伐
何敵不尅以此養精神何壽不長可謂通幽洞微垂代
作教甯止士林爭倣求道趨風乎予復何才敢承末學
已令繕寫藏諸袖中刳心寶持不敢失墜幸甚恐須舊
本謹勒專送猶賴發蒙何當訪及閒宵對酒斯以爲榮
不復一一

于邵與侯
二山人書

伊昔策名東堂作尉西華銘仙掌與函谷馳休聲於天

下逮乎拾遺君前考禮太常獻可之詞直而含章建言
削藁故海內莫揚旋議廟祧乃正諡法享帝之禮終焉

允洽名正言順事深體合垂後可大賢人之業

梁肅祭獨孤常

州

文苑英華

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
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
洞曉元經對策上第詔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
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
地於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旣外除江淮都督使尸

部尙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卽位下詔收俊茂舉淹滯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而不訐婉而不撓削藁詭辭不傳於外又百官薨卒定諡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與嚴河南郢訓答呂荊州譔諡議博而正當時躋之行於代

崔祐甫故常州刺史
獨孤公神道碑銘序

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

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陳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

辭發慮宏裕溥博者矣

賀崔相國書

權文公集

孔孟棲棲旅人萬世師之屈於一時信於無窮聖賢往往一揆陸宣公一代人傑其謨畫經濟伐謀切機制物務而洞人情王佐才也而文采論辨雄放不窮異世之賈誼劉向歟德宗不得已而用棄若斷梗一時共事姦儉如盧杞裴延齡之儔睨之如讎然不逐之殺之不快也可謂不遇至本朝眉山公上其奏議推尊之甚至我壽皇聖帝又命邇寮分日進讀今日之幸視昔之不幸

不啻酬之蓋道不同肝膽楚越心契而道一越宇宙殊
古今猶同堂共處也壽皇後世虞舜而眉山公孤忠奧
學輩公無忝者使兩公同立乾道淳熙之間都俞拱揖
足以挽回泰和之治不待推挽之勞謀斷之須乃濟也
予前後訪求公書皆不得善本淳熙已酉考嘉禾試竣
事郡侯以是齎行紙薄厚得中而細緊潔白字端謹適
楷遂三讀而藏

江湖長
翁文集

近古以來作者實鮮豈世運有在或時無其人間睹皇
極綜論之一篇得之盡矣然則或進或退小屈小伸豈

足爲執事者道也

答在司崔員外書

權文公集

早歲以遊寓於南譙與崔文貞公講學至穀梁傳因附
經義有以規者文貞慚歎爲之著重請銘且曰吾以爾
爲甥亦以爾爲友知免於大過矣其推重如此

贈太子太傅盧

公行 權文公集

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

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新唐書杜王倫傳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
抃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

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
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
雲霄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怳怳至今
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

符載寄贈
于尚書書

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
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
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
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答李秀
昌黎文集
才書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

或謂

全唐文統事

卷七十五

七

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
撫言
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
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
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
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
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
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
上襄陽于昌黎文集
相公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噩事且以勵足

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尙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況僕耶

答韋
珩書

柳河東集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

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
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
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
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
伸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
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
太羹元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
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

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
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
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
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
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
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
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
貪常嗜瑣者猶沾沾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讀韓愈所
著毛穎傳

後柳河東集題

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蔡州旣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不可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

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
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
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深於文章每
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
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

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

贈禮部尚

書韓公李文公集

行狀

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
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

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下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

祭吏

部韓侍郎文 李文公集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俟碑志隧表阡一

字之價輦金如山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
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
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
會於有極服之無言

祭韓吏部文

劉賓客文集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
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子學文翱與陸慘
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
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
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

之而去

撫言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羣佐
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畧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
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滄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
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
出入晦明雖不盡識亦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
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撫言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
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

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
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惟不襲蹈前人者然惟
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
之遽不及遠甚

新唐書
韓愈傳

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
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
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
雄爲未淳甯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

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汙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新唐

書傳
贊

四月十五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之於文也有由而來矣年十六七時

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

其事實具在野故史趙先生傳中

慕其古而乃名肩矣復以紹先字之

以其韓柳偕名于唐時欲紹其子厚

也謂將紹其祖而肩其賢也愚之所自著東郊野夫傳

者于論言之備矣其傳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

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亦所以見小人之所爲盡於

是矣不謂公厚待曰賢過於韓吏部賜書責其不至曰

若肩於韓而爲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疵恐累

於小人之尚信公於古無與儔者耳小人謹聞命矣然

若韓氏之錄順宗紀淮西諫佛骨碑羅池其文在於今

其事顯於古是非豈能曲於蔽與誣者乎凡聖賢之度量大同也唐之時亦謂韓爲軻雄之徒也於今亦咸云若是也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是韓亦有道耳李讓夷撰錄於韓氏近又以傳之者皆指斥此數事若方之於公卽俱不足道也

答梁拾遺改名書

河東集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氏爲文名曰愈開重惜生難得也

作名系一篇貽之

名系

河東集

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

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尙時韓之道
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又有意於子厚矣韓之道
盛行於今自公始也

張景撰柳公行狀

河東集

柳開字仲塗自五代以來學者少尙義理有趙生者得
韓文數十章未達乃攜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為文之趣
自是屬辭必法韓愈初名肩愈蓋慕之也

東都事畧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
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
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

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於世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敘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曰尙全至今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

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尙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尙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畧不及之

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

容齋
續筆

樊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
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
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
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
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補注山谷嘗曰

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原道

五百家注音辨昌

黎先生文集

答侯繼書韓曰貞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懼足下

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此則公
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如此宜乎爲百代文

章之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五百家注音辨
昌黎先生文集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
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
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
作此語耳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
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
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

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
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
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鈎莊列之微挾蘇張之
辯摭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
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
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
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五百家注音
辨昌黎別集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

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
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尙未顯其道未爲
當世所宗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
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較之或
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盛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
以爲佳玩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唐韓愈盤
谷詩序

集古錄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
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
故兼之也

文獻
通考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困學紀聞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

韓杜足以當之

困學紀聞

上宰相三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爲大丈夫正蘄爲天

下國家用孔子嘗厯聘列國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

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

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

年銳氣而實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

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已饑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

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之肝膈
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爲何如而可譏其自鬻哉終南
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不由真情此則不鬻之鬻乃

公罪人耳

黃氏曰抄讀韓

答李翊書自敘歷學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

熟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黃氏曰抄讀韓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
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
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爲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

子嘗斥老聃爲知黜而不知伸斥莊周爲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由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又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

黃氏
日抄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況不親炙

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
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
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
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
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
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
無人解合續絃膠皆實錄也

倚覺寮
雜記